

琴台琴瑟

潘國森

小查詩人走了！

小查詩人走了！

海寧查良鏞先生（一九二四至二零一八年），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小說家，以筆名金庸發表了十五部武俠小說。這些傑作在過去超逾一甲子的漫長歲月之中，風行全球有人能閱讀中文的地方，讀者數以億計，老幼咸宜、雅俗共賞。

小查詩人四字，是我近年用作稱呼查良鏞先生的新詞，此番新意是受了吳宏一教授啟發。吳老師曾撰論文，澄清了金庸被指於詩詞一道不合格的誤解。

事緣上世紀六十年代，一度與金庸齊名的武俠小說家梁羽生，曾以佟碩之筆名發表《金庸梁羽生合論》一文，批評當時金庸在自己小說寫的詩詞對聯不合格律。到得七十年代金庸陸續發表了新一版的《金庸作品集》（我稱之為「修訂二版」），金庸已經用《書劍恩仇錄》、《碧血劍》、《倚天屠龍記》和《天龍八部》的自撰新回目對聯詩詞，證明自己是個合格的詩人。為此，我改稱金庸為「小查詩人」，以別於清初的「老查」查慎行，作為回應社會上流播對小查詩人不公允的評價，為他平反一下。吳老師是個溫柔敦厚學者，研究成果發表了就算，潘國森大書特書，實無搶功之意。

我與查良鏞先生並無深交。

初讀金庸小說在四十多年前；初次發表金庸小說研究專著在三十多年前；二十多年前第一次拜候，單獨會面就只此一回，後來還見過好幾次，此外並無詳談。所有交集如此而已。

查先生與我，可以分為三重關係。

第一是小說作者與讀者的關係。我還不

能算是第一等狂熱的讀者，十五部小說我從頭到尾看的每一部不過數遍，跟許多讀上一二十回的老讀者比較，還真算是小巫見大巫。不過金庸小說還算讀得比較熟，後期則較多挑選部分章節段落重溫。

第二是國文老師與學生的關係。我們差不多所有讀者都可以說曾經是小查詩人在中國文史這個大範疇的後輩學生，少數例外就可能只有個別初讀金庸小說時已經是學問大成的名家。但是就算營養深湛的讀書人、文史工作者都可以從金庸小說中吸取文化養分。

第三是文學作家與文學批評人的關係。論已發表單行本專著數量多寡而言，要數陳墨先生第一，潘國森第二。

這三重關係，只涉及「寫小說的金庸」、「拍電影的金庸」、「辦報的金庸」、「經商的金庸」和「論政從政的金庸」等等，潘國森都沒有故事可講。

小查詩人活過九句以外，我們廣府人視其離去為笑喪，況且生老病死本為人生必有經歷，實在不用悲傷。傳統術數評價人一生的福祉，離不開妻、財、子、祿、壽五大範疇。當中祿要解釋一下，漢字常有一詞多義，既有有了財，那麼祿字在此只能理解為爵祿官祿，古代讀書人如果當不了官而只享文名，算是清貴。這個祿又包含了名譽在內。回顧小查詩人一生，自是富貴雙全、名利兼收了。妻是說當事人的感情生活和婚姻生活，子則是與子女後代的關係，各種各樣的秘聞傳說多的是，小查詩人的壽，倒是可以再談談。看官且聽下分解。

（寫小說的金庸與我·之一）

停一停，心呼吸

翠袖乾坤

余似心

近年香港的人怨氣很重，負面氣氛瀰漫整個社會，尤其者茶毒年輕一代的心靈，總覺得別人和社會都虧欠了自己，好些人由此而走上了不歸路。有些人則因一時意氣而傷害別人或自己，成了終身的遺憾。「一念天堂、一念地獄」，當事人若能有一瞬間的冷靜，已可以改寫命運。

從雜誌《溫暖人間》知悉「停一停，心呼吸」這全民運動，發起人是常霖法師、前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聯同社企人、臨床心理學家、設計師、廣告導演等等，向香港大眾推廣正念和靜坐。這運動不帶宗教性，透過鼓吹練習禪修，以能在忙碌的生活當中有時間停下來，把注意力放到自己的心念和呼吸上，使壓力減輕，不安或不忿的情緒得以舒緩。

在雜誌裡，引述常霖法師的教導：「在日常生活中每當遇到想發脾氣、不开心、有壓力、甚至做傻事的時候，立刻停一停，然後用心感受當下的呼吸，不再胡思亂想，負面情緒便不會繼續蔓延，冷靜下來後，對解決問題定有幫助。」這便是簡易禪，就是如此修心。

正如許曉暉所言：「現在社會沒有適當的渠道讓大家處理情緒和壓力，亦欠缺有關的教育，當父母、師長、學生三方面都不知如何處理的時候，彼此溝通就會出現問題，甚至互相出氣。」所以他們推動的是全民的

正念運動，只有大家都意識到在繁忙緊張的生活裡要有靜心的時間，才能形成一股社會力量。本地插畫師Rap Chan為這運動設計了「阿塵」Dustykid這卡通人物以助宣傳。我十分喜歡該運動的標誌，是由常霖法師所畫，把中文的「心」字中間的一點化成兩直線的暫停符號，下面是個笑口，旁邊兩點成了笑時才呈現的兩個臉珠。

希望大家都支持「停一停，心呼吸」這運動，把這六字真言放在心裡，讓自己、家人、朋友和社會都充滿正能量！



■「停一停，心呼吸」運動的標誌是個笑臉，讓人免費下載。 作者提供

如何吃冷卻後的食物

尋夢園

昂陸山人

在今天的香港生活中，每天從手機上收到的短訊，雖然不一定是過千次之多，但超過百次則是平常事了！

其中一些短訊是可能引起本人注意的，是一些朋友突然又談及微波爐的風險；本人使用微波爐的經驗，相信肯定已超過了三十多年，而且這已是相當保守的估計！（請問有誰能記得你是哪一天開始使用微波爐呢？特別是本人同輩超過了八十歲的老友?！）

總言之，有關微波爐的風險，久不久便收到一些傳言：由於言簡而意思不太清楚，目的是提醒使用人士要注意這樣，注意那樣……來信相當認真，但又似乎提不出什麼真憑實據，使人徒增煩惱。

本人雖然不能確定自己是哪一年開始購入第一台微波爐，假如說是大約四十年前，相信也不會錯到哪裡的了！但從購買了第一台微波爐至今，有兩件事是不斷重複的，一是久不久便收到這些「警告」，都是友好們彼此關心的勸告，另一是每次遷居，或增添一個居處時，每一處均不會缺少一具微波爐的。因為你不購備，你的工人也會提醒你的。

由於有了這些顧忌，本人不是從不使用微波爐；但可能因為自己是「守舊」或「念舊」的人，所以，本人在時間許可的情況下，都是使用自己的老土方法加熱已冷卻了的食物。

辦法是：利用一個平底鑊，加大約3分水，再用一個鐵架，架上放一隻碟，然後將冷卻後的食物放在碟上，開火將鑊內的水燒至滾水情況，讓滾水的蒸氣將冷卻後食品加熱至可以進食的溫度，才開始食用這些食品。除非時間緊迫，有時也會將一件西餅，

放入微波爐內加熱才吃！反正廚房內已有微波爐，如不稍為使用，也確浪費了這件科學新產品。

雖然，每次本人山使用熱水加熱法時，工人均加以奇怪的眼色，老婆也間中「罵」一兩句：「唔好浪費這麼多石油氣啦！」正如粵曲有唱：「罵便由得你罵」，本人也是借了聾耳陳的耳朵，從不以為之忤，依然我行我素。

本人人生性魯魯，對父母傳給本人山的老方法總是不捨不棄，使用微波爐去加熱食物，雖然快捷妥當，但進食食品時，總是覺得有一點「乾硬」的感覺，如使用本人山的「笨拙」老方法，既要動用數種物品，又要「浪費」石油氣，但進食加熱的食物時，可能是心理上，總是覺得這些食物比較上增加了一點兒「水分」，而又似乎能夠將該食物的原汁原味，從「水分」中引帶出來似的。

當然本人山也有一點兒懷疑自己是有了心理上的偏向，但是，只要是感覺良好，即使是錯，也只好讓它繼續錯下去啦！

事實上，微波爐是在短時間內，以高溫將食物加熱，將食物內的水分抽走或蒸化，也是有可能的！不是本人山的舌尖有偏見，微波爐加熱後的食物是「似乎」乾硬了一點，而用滾水「熱化」冷卻後的食物，則似乎是將食物再加「蒸」和「燜」，並因受四面蒸氣圍繞，似乎是將一些高溫的蒸氣貫通了冷卻的食物，而將食物原來的美味再提煉出來，所以，在可能範圍內，本人山寧可接受老婆的「責罵」，也是甘心捱罵而去追求該食物的原味。本人山也不排除自己的想法是錯的；於是便拿出絕招出來應付：因為這是老媽子教的，一定也錯不到太差錯的程度啦！

思旋天地

思旋

誰能爭鋒？

擾攘多時，舉世矚目的美國中期選舉已塵埃落定。一如所料，民主黨重奪眾議院，而共和黨保住了參議院。如此一來，社會將加劇了分化，特朗普上任以來一意孤行的強硬作風將受制了。不過，雖然表面上的確共和黨是在中期選舉中失利，但是一向逞強的特朗普，竟然指選舉「極之成功」，使人忍俊不禁。

雖然如此，不要以為中美貿易摩擦將出現有利於中國的結果。其實許多熟悉美國政壇的人士都認為，儘管民主黨重掌眾議院，但是有關中美會談的議案，並不會出現意外的結果，即是說民主黨和共和黨，其實槍口是一致對外，即是都以美國利益為重，對中國仍然是有所妒忌的。

從選舉後的美國及中外股市走勢而言，事實上並沒有加以正面影響。或者說，對貿易戰影響是極微的，美國對中國立場依然強硬，尤其是對知識產權立場方面。

不過，從過往的狀況看來，今後民主黨會加強逼俄鬥的調查，另一方面對特朗普提出的稅改、醫改等民生問題，因應民主黨的政策及利益而會加以制約破壞，當然一切是為了對數年後特朗普欲連任舉措加以打擊。不過就平情而論，特朗普若耍連任，屆時已逾古稀之年，在當今社會中，選民未必喜歡年邁的候選人當選，而環顧特朗普左右，包括在共和黨和特朗普所屬的黨派，並無合適的接班人選。同樣地，民主黨亦出現同一問題，就如奧巴馬、希拉里等都已過氣的人物了。

雖然如此，在今後數年內，美國將加強培訓新的政治領袖，「誰能爭鋒？還看今朝？」

美國中期選舉後的政治形勢，老實說更加不明朗。事關政治經濟相互聯繫而影響，肯定明年美國更因加息頻頻，稅改、醫改並不暢順，中美貿易摩擦產生負面影響所及，舉世都認為美國經濟下滑是必然的。同樣地，中國經濟亦因此而頗受挑戰，所以世界兩大經濟體的經濟前景都未許樂觀，因而2019年世界經濟亦不會令人興奮。在金融市場方面，包括股市、債市、匯市及商品市場等等，都因有人看淡亦有人看好而波動不已。經濟市況如此，政治邊緣更好不了多少，某些大國在加強軍備競賽方面挑起矛盾，令舉世人民都不安。

從美國及某些國家最近的選舉中，出現不少優秀女性勝出者，特別是某些勝出者成兩極化現象。有馬來西亞九十多歲長者當上首相，美國今次選舉中，亦有廿九歲的小花當選了。

可見當今選民心理何等複雜，所以凡是選舉行為，事前民意調查結果，並不可完全作準。

遇見古韻

幾個黑漆漆的大字在門楣上通勁有力，閃着古雅的光。門總是開着的，望得見裡面的寂靜。走過去了，又轉回來，在門前猶豫幾秒鐘，忽然又堅定了，走進那座庭院。

它是胡同博物館，也曾是凌叔華娘家即凌府的後花園；也曾是凌父的慷慨、以99間房送女兒作嫁妝，成了凌叔華舊居；也曾是光陰冉冉下，世事變遷，深深院落變為民居、成了幼兒園。這些是我走進去之後才知道的，最初它於我來說有幾分神秘感的。

每回午後閑躍躑，我喜歡來博物館所在的這條胡同，樹蔭濃郁，又是新修的路，又是古意融融。且與我上班的胡同相鄰，八百多米長的胡同，正好適合午飯後小走片刻。每每路過博物館，總要望望，想進去看看，可是那裡面的寂靜又讓人退卻。

那一天其實風大，吹得人有點凌亂，我卻一心想走進光陰寂靜裡。也許這就是很奇妙的緣分。不早不晚，我們偏偏這一時遇見了。

博物館是兩進的四合院，稀稀落落，也有遊客，非常靜，寂靜裡有聲音，從正房中的錄音機裡傳來，遙遙的、平民的過去年代的胡同叫賣聲。穿着淡粉色長裙的女孩站在院子裡的桌前，只要有人進來，就會笑着輕問：來參觀呀？女孩嬌小秀氣，衣裙飄逸，和院子的氣場很配，很古意。

我進了正房看，陳列着過去的老傢具、老自行車、老電視，牆上掛着黑白

的老照片，默默展示着舊光陰裡的胡同生活。從正房另一邊的門出來，卻已經到了後院。

後院更靜了，只有我一個人。東南角上有一片月季，高大茂盛，正開得絢爛，淺淺黃，柔柔粉，不覺得顏色俗，只恍惚裡嘆韶華勝極。幾步開外，有一個廊形花架，爬滿了綠盈盈的葉，下面有長凳，可靜坐讀書，真是詩意瀟灑。沒有帶書來，我站在花架下暗自遺憾，心想着一定要在花架下讀書才好呢，外面的世界熱鬧琳瑯，我偏喜歡這樣的古韻書香。

花架後面是一排房子，透過雅致的玻璃門，我看到了牆上一幅大照片，陳西滢和凌叔華的合影，對着門口，凌叔華淡淡笑着。推推玻璃門，鎖着的。我在那靜靜站了一會兒，離開，又轉到了前院的廂房。

廂房的牆上書寫着胡同的歷史，中間擺着胡同的沙盤，一邊窗下和後牆處還有兩個三進四合院的原始模型。靠門口處的一面牆上是一幅畫，鋪滿了牆，旁邊有手寫字的介紹，大意是根據一些材料和凌叔華的英文自傳體小說《古韻》，畫出了當年凌府的情形。五進的大院落，草木植物，悠閒靜謐，孩童在樹下戲耍。

我正在畫裡流連，淡粉色長裙女孩陪着一對老夫妻進來了，他們也站在畫前看。老先生指着孩童戲耍的地方說，這

的平生，每本都是他的人生經歷，筆下的霍青桐就是我媽媽、父親是其筆下武俠小說人物『王重陽』。」她小時候常黏着埋頭埋腦寫稿的父親，還看着父親習拳，父親是懂武術的。

而在金庸筆下的王重陽是中國道教全真派的創始人，是中神通，縱橫貫穿東南西北，功夫高超絕頂，智慧出塵，他腰佩長劍，風姿颯灑，飄逸豪情。這個角色不為稱霸武林，而為化解江湖的。

查大俠癡情又多情，感情世界內最早期羅曼史就是戀上女星夏夢，有人解讀為金庸的武俠世界裡處處都可以覓到夢中情人夏夢的影子：冰清玉潔的小龍女、冰雪聰明的黃蓉、貌若天仙的神仙姐姐王語嫣……癡情的金大俠早已把他對夢中情人的相思之情融進了他的作品裡，延續查大俠的浪漫。心水清的人記得金庸仙遊日子和金庸夢中情人夏夢同月日，似乎有不能同月同日生，也要同月同日死之意，也許是冥冥之中有安排，也許是大俠在人世間展現了最後一把浪漫，留下多情深情的印記。

另外，查大俠的俠氣博愛體現在愛護後輩，許多人騷出查大俠的親筆題字悼念他，大俠喜歡贈墨寶鼓勵人，不只是文化名人圈有，對曾演出他筆下角色的藝人亦很關心的，無論是早期的鄭少秋、汪明荃，後期的劉德華，再後一輩的胡歌，連相差55歲的台灣女藝人陳喬恩也可以成為忘年之交。大俠都毫不吝嗇會度身寫金句鼓勵他們，藝人得到他的墨寶都珍而重之。古人說：「秀才人情紙一張。」不過查大俠贈的一張紙，意義上價值可高了。

是凌叔華家的後花園，也就是咱們現在的這個院子。

我驚訝又好奇。凌府正門開在我所在的胡同，每日上班路過，兩邊的上馬石還在，房簷微微低下去，長滿了雜草。雖然匆匆走過，我總要想起文字繪畫俱佳的凌府才女凌叔華。沒想到我現在竟站在當年的凌府了。我熱情地和老先生他們搭訕問詢，老夫妻非常健談，兩個人搶着講述舊時光。老一輩的人真是慈愛熱心。

他們原是南方人，來這邊工作，曾租住在這條胡同裡。而我們所站立的廂房曾是幼兒園的教室，他們的孩子曾在這裡上過兩年幼兒園。老先生又講起四合院的學問，東南門，影壁抄手迴廊，北房，耳房，垂花門，以及各種講究，讓人忘記當下，彷彿回到舊時歲月。

然而，下午上班的時間到了，像做了一個美麗的夢，餘味裊裊。

《古韻》的譯者傅光明說，重要的不是展覽，重要的是，我們在讀了凌叔華的作品、了解了凌叔華之後，再踏進那個院落，我們的靈魂和前人的靈魂已經穿越時空對接了。這是最重要的！同時，這也是文學的魅力所在，非時下流行的碎片化閱讀所能及。

不止是凌府後花園，尋訪名勝古蹟，最重要的就是這樣一場餘味裊裊的寂靜遇見，靈魂對接，清洗心靈，把凌亂的思緒捋順，靜下來，慢下來，走好下一程。

是女律師，又是作家——菲爾

昨日紀

陶然

今年八月，應檳城華人大會堂之邀，我飛檳城參加第三屆「世界華文作家檳城采風」活動。檳城我去過好多次，與華堂文學組秘書菲爾也很熟，這個大型活動，其實主要是由華堂文學組主任朵拉一手操辦，而菲爾是其主要助手。

在活動期間，菲爾遊走四方，無論大事小事，她都幾乎一力承擔，從中可以窺見她乾脆俐落的處事本色。

初識後十年的菲爾，早已不是我當年的初步印象了。2007年，我第一次見到菲爾，是在棉蘭舉行的「蘇北文學節」，可是別誤會，這「蘇北」，不是我們通常說的「江蘇北部」，而指的是當地華人所說的「蘇門答臘北部」。我從香港飛吉隆坡轉棉蘭，一下機場，那種赤道的熱浪，便撲面而來。我生長在萬隆，這熱風並不陌生，但自從那年離去，多年輾轉在北京香港，早已對熱帶天氣陌生。那時棉蘭機場還在市區舊址，過關又艱難，好不容易擠

出來，又見有一群人在機場外接機，昏頭昏腦，已分不清誰是誰了。記得菲爾便在其中，印象覺得她很小，頗具稚氣，有點怯生生的。但後來開會，她上台發言，卻又一派鎮定，談笑自若，有大將之風。這時才赫然發覺，她除了有著作出版之外，還是一位執業律師呢！

之後，我們接觸得愈來愈頻繁，發現她頗為一帆風順，考進馬來亞大學並不容易，因為當地法律規定馬來族有優先錄取的條件，她竟能考入，足見其不凡實力。在檳城做律師，除英語馬來語普通話外，當地流行的閩南語也難不倒她，在日常生活中，她竟然也從電視電影中學到一口流利的粵語，叫我刮目相看；亦可見到她的聰敏。她的事業，也搞得有聲有色，她的業務發展規模，令人想像到其中付出的艱辛，當然也免不了機遇。但機遇也要及時抓住，它並非永遠在等你。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早已取得南京大學碩士學位，但不止步於此，前兩年，

毅然報考福建師範大學袁勇麟教授的博士學位。本來，她已經有了相當不錯的工作，但還是不滿足於現狀，繼續追求上進。而她的博士論文，是研究馬共問題。我猜測，大概這也跟她小時候居住在實兆遠有關。實兆遠是當年馬共首領陳平的故居所在，陳平的故事，她應該聽得不少了。看什麼時候有機會，我去問問她。

無疑，菲爾是喜歡文學的，但她明白，文學不能養人，香港固然不行，馬來西亞華文文學更加不可能。於是，職業與愛好分開，而且分工得很好。她撰寫拿督許廷炎評傳，令人激賞她的文筆，而且剪裁鋪展得宜，有讓人一讀到底的效果，而且充滿勵志的效應。

她和她的師兄弟姐妹們也極融洽，在檳城期間，她陪他們去商場購物。我還記起，有一回在福州「聚春園驛站」，一大早她就起來，早餐時，我碰到她匆匆忙忙往外面趕，一問，原來他們約好了，聚會去了！